

聚焦文学新力量

军人的姿态 艺术的灵性

□张志强

在当代报告文学作家队伍中,有一位青年女作家非常值得关注,她就是马娜。她曾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几部代表作如《滴血的乳汁》《天路上的吐尔库》《特殊方队》等都在军内外产生过良好反响。这使得她成为当代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

军人自有军人的性格、军人的精神与品质,那就是饱含着对祖国、对军队的忠诚与使命担当,对纪律的服从和完成任务的保证,以及战胜困难和取得胜利的能力与坚强意志。而这种“中国军人精神品格”,在马娜身上同样得到了积极体现。10年前,当“5·12”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作家,但她几乎在第一时间,毫不迟疑地紧跟“中国作家抗震救灾采访团”赶赴余震不断、满目疮痍的灾区一线现场,面对遇难者的尸体和废墟,但她一边深入采访救援的“白衣天使”们,一边发挥她曾经有过医学经历的专长,积极参与到了救人的战斗行列。因此,她写出了别样的《战地日记》等作品,发表后受到军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

马娜在近几年的创作中进步非常快,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尤其她创作的一些军事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非常值得关注。比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时,接到上级任务后,她迅速深入到了阅兵训练现场进行采访。在时间紧、任务重、政治纪律要求高的情况下,她与官兵们同吃同住,一起按时跟训。训练场高度紧张和艰苦的环境,对一般作家来说可能会出现采访不到位的情况,但马娜为了深刻了解训练场官兵们的真实感受,与官兵们一起在烈日下暴晒,在风雨中体验,自始至终保持着同样的军人本色,创作完成了《特殊方队》,发表后在部队广受赞誉。

部队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时刻要谨记自己是一名军人,即使在创作中也要遵守一些条例。马娜所在的部队属于特殊兵种,很多题材创作完成后只能先作为内部留存。正是受到这种特殊环境的磨练和影响,她无论是个人性情还是写作特点都呈现出一种冷静而克制的内涵。尤其一些军队题材在涉及到她自己的部队时,必须严格遵守特别的“规定”,马娜做得非常出色。她从不追求成为那种似乎可以“写遍天

下”类型的作家,更无心与其他作家比“出击”的次数、比“露脸”的频率,为人低调而谦和。但是在执行“任务”时,无论何时何地她又表现出军人的坚定品格。比如写作《天路上的吐尔库》时,新疆的反恐形势正是非常严峻的时期,当地情况错综复杂甚至有一定的危险。马娜接到任务后没有逃避,义无反顾地奔赴到了喀什,最后出色完成了任务。作品发表后影响极大,对新疆地区军民关系和反恐形势都是一个积极有力的回应——这或许正是作为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带给马娜的一份特殊荣誉。当然,这样的荣誉背后是艰辛,是付出,甚至是牺牲。

马娜主要从事报告文学题材创作,军事题材和地方题材在她的作品数量中差不多各占一半。她的创作产量并不算多,从某个方面讲军人身份的特殊性限制了她创作的自由度。但也有她自己说的,来自体力吃不消的原因。报告文学创作相比其他文体,的确更加消耗精力与体力。纵观其他报告文学作家,很多都是“平报报导式”和“现场记录式”的写作,也许因为曾经是医生的原因,马娜并没有落入俗套,她注意观察,注意倾听,注意摸准脉搏再作“诊断”的职业习惯,养成了她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不同的写作品质。她曾说:“作家除了写作还应留出时间让思想沉淀,大量的阅读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在众人昏睡时,我们有责任发出有力的喊声;众声喧嚣时,我们不妨先冷静下来认真思考。”看她前两年的作品,如《滴血的乳汁》就会发现无论从选材、结构还是写作技巧与细节,都体现了她的这一写作特点。

《滴血的乳汁》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讲述的是红军长征之后在革命老区留下的后代与当地百姓血肉相相的关系。这是红军长征革命史书中极少提及和书写到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个始终没有被人注意的“边缘”题材,但是马娜却关注到了。我们不能不佩服她的选择,这看似并不趋时新潮的题材,她却十分用心,这种独特的视角体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敏锐、创作意识和艺术感觉。可以说报告文学创作最难克服的就是类同的眼睛、类同的思维、类同的感觉,最后题材类同,书写效果当然是平平的类同作品。但马娜不一样,据她自己讲,在参与走访当年的

文学评论/新闻

马娜,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硕士毕业,上海大学在读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青年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中国机器人》《滴血的乳汁》《天路上的吐尔库》《小布声》《特殊方队》等。

报告文学被称作是“**走出来的文学**”,如何“**走**”、“**走**”向何方,才是**报告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会“**走**”与不会“**走**”,更是**考验一个作家到底能走多远、多高的分水岭**。马娜正是属于那种带着思想与情怀而“走”的作家。



马娜

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多数作家可能过多关注“战场”,关注军民关系,如送儿参军、为红军送粮送药等等“正面”故事,很少会去想“红军长征故事”的背后,即“非长征的长征”故事。马娜说:“每次沿着红军战斗走过的道路探访,我总会更多关注红军背后的女人及其子女的命运。”于是,当她再次深入调查采访后,便创作完成了另一种“红军血泪史”——红军后代们的故事。《滴血的乳汁》是马娜在采风选材中采掘到的一颗独特之果,视角的切入和对选材的独特把握,都堪称报告文学的“精准定位”。

报告文学被称作是“走出来的文学”,如何“走”、“走”向何方,才是报告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会“走”与不会“走”,更是考验一个作家到底能走多远、多高的分水岭。马娜正是属于那种带着思想与情怀而“走”的作家。

文学艺术创作尤如蜜蜂酿蜜一样,仅会采摘者仍然只是一个“劳动者”而已。只有那些会精制酿蜜者,才可以称之为“文学艺术家”。讲究谋篇布局、讲究意境、讲究思想散发出光芒给人以启迪的,方称得上是优秀作品。马娜的报告文学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结构,擅长将艺术感觉与文学写作融合,而节奏又自

然融合于意象中。《天路上的吐尔库》就是反映她这一写作特点的代表作。作品写的是一位维吾尔族老汉吐尔库与驻地军队之间几十年鱼水深情的故事,其事迹既不惊天动地也不催人泪下,马娜没有刻意拔高典型事例,更没有塑造一个高大全的形象。她非常讲究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适当克制,她根据人物的特征,借助地域和特殊的民族特点,以诗歌的形式开篇并贯穿全文,构建成了一个有节奏的充满乐感的意象,然后串珠般将一个平凡的小故事链接起来,完成了对整个作品的架构,读起来生动、活泼。在故事的层层堆叠中让人产生情感的共鸣,使一颗颗原本并非耀眼的珠子,最后串联成了泛着精美光泽的项链。这部作品收获的多方面褒奖充分证明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一定是闪烁着思想和文学艺术光泽的,也展示出了像马娜这样的年轻报告文学作家综合的文学艺术素养与写作品质。

马娜的文学创作仍在继续走向成熟的途中。目前她即将攻读完成文学博士学位。相信像她这样一位既有实践创作经验又有专业理论修养的青年作家,今后的文学创作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冬生死于“抱石头过河”的象征叙事,追忆者螺号也沉陷于裹挟自责与愧疚的创伤记忆之深河而难以自拔。《溺水者》催开了我们共有的源自乡村生活的创伤性记忆,或者说,这本薄薄的小小说“唤醒”了乡村出身者浑身遍体被沾满月光的麦芒扎伤的共有成长经验。螺号为何偏执于那些令他不快之梦、螺号为何费尽心机要挖掘冬生死因以及螺号成长期的强迫性重复症,俨然超越了寻常人生的快乐需求,而更多出于死亡本能。正是受死亡本能的召唤,螺号各种不可理喻的行为和人生走向,才对内表现为回归从前,趋于平静,对外则是各种破坏——学习成绩、高考、婚姻生活、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等等。这又让小说故事弧画出了一个呈螺旋式向下无限坠落的悲剧主题。

《溺水者》之所以能唤起读者如我及共情者的13岁,并使我等以自身经历将接下来的阅读流程斩断,进而衍化出别样的故事空间,绵延不绝地拓展续写下去,或许昭示了一个交互叙事时代的到来与盛行。文学阅读的缅怀体验,又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小说不朽的记忆价值和叙事疗愈功能。

撒死亡和爱欲的诗性话语由此浮现出来,交织成本主旋律。鼻子同时承载着感官交往的渠道,它附属于眼球,而最终却独自开掘出一条记忆暗沟,欲望则暗中编码并导演着爱与死的剧情。

关乎鼻子所操持的感官叙事,《溺水者》开头即以气味抓住了视线,这个段落体块很大,信息量充盈,确实像一块石头。沉默的石头,分泌出葳蕤冷漠的菌丝;苍翠的苔痕,又染上了疏疏隔膜的墙影。从此,你不难发现这种暗含陌生化叙事技巧段落的隐喻功能。而从鼻子这一转喻空间中又生成了富蕴厚重隐喻性的象征体。小说叙事与其说是捕捞记忆,毋宁说叙事本然具备的自我治愈功能,并在各种互动性的诉说与聆听中,卸载了压在心底许多年的“石头”。

■第一感受

麦田挽歌与记忆捕捞

——读赵兰振长篇小说《溺水者》 □肖涛

欲望叙事的相关符码,最终抒情语体成了表征无意识这一欲望区域的显形装置。主人公螺号身上凸显出来的那喀索斯式“自恋情结”才是《溺水者》的隐形主题。为表征这一主题,《溺水者》大致囊括了三种语式:

一种是不确定副词。《溺水者》存在着“我觉得”的否定与肯定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纠缠着叙述主人公螺号的经验世界和体验世界。

另一种是动物意象。兔子或与月神崇拜有关。蛭蛭、蝉、蜻蜓等夏日的精灵意象,实质统归于少年田园诗世界的视听符号。当它们进化为兔子的时候,少年已是青年,新媳妇则成了风韵犹存的少妇。

最后是感官修辞。赵兰振是写味道的好手,槐花香、麦子香,甚至灰尘和黄土以及裹挟它们的风,也播撒着熏醉魂魄的梦幻香味。播

赵兰振的小说《溺水者》是一种记忆捕捞,也是一次倒逆成长;是一瞥原乡回望,也是一剂叙事疗伤;更是作者重拾近些年缺失颓靡的乡村题材,祭献给大地与故土的一阙哀歌。

机灵黠趣的兔子、此起彼伏的蝉唱、游弋倏忽的蜥蜴、跳跟闪惑的蜻蜓……诸种儿童画般的象喻,演绎着农耕文化日趋荒芜的感伤民谣。在小说中,麦子意象绝非现实的饰品,而是赵兰振回味个人经验事物的具体形式,是一种记忆书写范式和话语表意方式,也是一次想象力对真理寓所的反复投射。

《溺水者》的叙事策略,表面看似解开了一个令主人公螺号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魔怔心结,其深层主旨则寄寓于主人公螺号为摆脱死亡阴影的束缚而产生的诸种变态意识,从此勘探地方性知识所塑造出的一代人,他们如何为卸载自身灵魂深处烙印着的本土文化密码而导致生活与命运的多重变轨。唯有在死亡阴影里,命运才成为纠缠着主人公沉溺于“罪与罚”体验的咒符,并成为使之服膺于土地与泥沼的沉重磨盘。

死亡暗中操控了叙事话语,衍生出了小说

(上接第1版)他说,文学作品需要交流,需要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心去品鉴,文学翻译就是沟通不同地域人们心灵的桥梁。与中外作家、翻译家共叙友谊、共谋合作,对提升贵州文学的关注度、促进贵州文学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也是一次把更多更好中国文学、贵州文学作品奉献给世界读者的契机。

开幕式后,铁凝、莫言、贾平凹、余华、韩少功、阿来、麦家、王跃文、刘醒龙、刘震云、孙惠芬、鲁敏等代表中国作家向郝慕天、李莎、饭塚容、金泰成、朴宰雨、林格等外国翻译家颁发了“中国文学之友”证书和奖牌,以感谢各位翻译家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将中国文学作品和作家翻译介绍给各国读者所付出的心血和劳动,表达中国作家对翻译家们的真挚敬意。之后,举办了《人民文学》杂志外文版《路灯》推介会,5位译者畅谈了英文、俄文、日文、韩文和意大利文版《路灯》翻译、出版、发行的历程,分享了他们翻译的经验 and 体会。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协外联部和贵州省作协承办。研讨会为期两天,与会的各国翻译家将与中国作家围绕“一部作品的诞生:我的创作和生活”和“为什么选择翻译你?”两个话题进行交流研讨。在会场

外,研讨会还设置了文学翻译作品展台,展示翻译家们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德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瑞典文、丹麦文、荷兰文、捷克文、芬兰文、匈牙利文、保加利亚文、乌克兰文、波斯文、蒙文等19个文种的中国文学作品。研讨会还将专门安排介绍贵州文学发展情况,请贵州作家畅谈创作感受和收获。研讨会还将组织与会者前往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文学采风,体验当地旖旎的民族风情和多彩的民族文化,汲取创作灵感。

据悉,举办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是中国作家协会为推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在于增进中国作家与各国翻译家之间的了解,帮助各国翻译家及时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趋势,搭建作家与译者间对话交流的平台。

研讨会前,8月13日,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省长谌贻琴在贵阳会见了铁凝一行,介绍了贵州近年来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扶贫工作等情况,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莫言、贾平凹、阎明昌等参加会见。

(李强)

第二届“山花文学双年奖”颁奖

本报讯 8月4日,由《山花》杂志社和贵阳市文联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阳明杯·山花文学双年奖”颁奖典礼在贵阳举行。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绪晃等出席。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介绍了评选的有关情况。颁奖典礼由贵阳市作协主席肖江虹主持。

本次奖项由首届“阳明杯·山花小说双年奖”发展而来,评选范围为2016至2017年度

《西藏的感动》意大利文版出版

本报讯 近日,作家熊育群长篇纪实散文《西藏的感动》意大利文版由意大利特兰托市七巧板出版集团自由形式出版社出版,并参加了意大利厄尔巴岛书展,受到当地读者喜爱。该书译者为意大利翻译家、汉学家、作家费沃里·皮克。她表示,选择翻译这部书是因为它是一部充满情感、富有人类学和考古学内容的文学作品,细致迷人的风景描述像油画一样令人着迷,对藏民的描写鲜活生动,深藏着作家对西藏

《山花》刊发的各类文学作品,最终评出了10篇(组)优秀作品。禹凤的《炮台少年》、郭雪波的《狗脾湾干校轶事》、文珍的《开端与终结》、贺彬的《淹没》获小说奖;张承志的“张承志专栏”获散文奖;臧棣的《与其抵抗冬天不如探索冬天入门》、孙文波的《随手记》《恍惚诗》获诗歌奖;张清华的《当代文学如何讲述历史》、杨庆祥的《“现代主义写作”的蜕变》获评论奖;郭爽的《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获新人奖。(欣闻)

和当地民众生活的爱。

1998年夏天,熊育群只身去青藏高原游历,历时三个月。他行程数千公里,从羌塘草原到阿里,再到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与横断山脉的交错地。他攀爬珠峰,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五次大难不死,一路如有神佑。此后,熊育群创作了《西藏的感动》等三部长篇纪实体散文和一部摄影集,他也由此从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创作为主。(雪莲)

■创作谈

我曾是一名手持听诊器的主治医师,对患者病情的初步诊断,首先是来自于患者的主观倾诉、表面体征和初步临床检查。初诊过程中,如有疑问还须继续借助一些器械检查、生理检验以及经验的运用等手段,进行深入分析。初期对患者的主观感觉须在进一步问诊与检查对照中及时作出调整,不可以对患者没有的感受随意强加,一切以患者的真切感受与体征表现为依据,进行综合分析,认真思考研究,直至准确找到病灶并作出最后诊断。这是我在医学工作实践中的诊断经验。

热爱文学创作,我听取的是内心的声音。尤其是对报告文学非虚构类题材写作,我的思维切入比较顺利。这是由于此类文体的写作要求、思路过程和医疗的诊断过程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医疗工作中从初诊到作出最后诊断,其医学验证过程特别重要。同样,非虚构文学写作如果只停留于采风获得的“初诊”阶段,没有再进行深入现场的发掘、没有认真地尊重客观事实、没有全面深刻地了解所写对象的全部内容,那么就可能造成作品“最后诊断”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的。

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文体的真实之美。如何呈现这样的真实之美,就看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是否将事件、人物等客观真实地表达出来。“表达”可以是艺术的、文学的,但不能随意添加、任意虚构,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的这一遵循,体现出的既是作者的道德情怀、价值取向、审美情趣,也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深度、架构能力、叙述的张力以及文学艺术素养等。

我曾写过《滴血的乳汁》,那些成千上万的妈妈们几乎是用鲜血,用滴血的乳汁保护了革命的后代,她们的遭际甚至比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还要惨烈。我写这样的题材,不是为了加入呼唤崇高的大军,而是那一天她们更是母亲节,全世界都在深切感恩母亲。而我正在参观一处革命烈士纪念馆,在几乎全是男英烈的纪念馆里,一尊“马前托孤”的女性雕像吸引了我,听完讲解员的解说后,我立即继续跟进,去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在真实的历史褶皱深处我终于听见了“回声”发现了她们,妈妈们庞大的数量令我感到无比惊讶。但是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人知道她们。尤其那天是感恩母亲的日子,有谁能记得起她们呢?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甚至也没有留下几个她们的名字。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我认为义不容辞应该从历史的忘川中将她们“打捞”出来。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红军们所付出的绝不仅仅是生命,还有他们的后代。革命老区的百姓们所给予红军的支持更是深厚而巨大的,历史不该忘记她们,今天的人们更不该忘记她们!选题确定后,我又多次踏上了那片曾经血染的土地。

对于报告文学非虚构历史题材创作,抵达真相的过程是艰难而复杂的,内部挖掘和大量的外围采访非常重要。通常情况下,外在现象并不是事物的全部内容,甚至完全不是真实的呈现。因此,辩证思维的建立对非虚构文学写作非常重要,思路穿透表象,逆向挖掘与追索,可能更容易接近“真相”。在采访过程中,作者的主观意识绝不能“先入为主”,只有当“真相”被客观的存在所证明后,才可介入主观判断,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报告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绝不是对表面真实的直白拍照,而是深入挖掘客观现象后的文学艺术呈现。

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一定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它凝结了作家深入体味生活、真情探寻思辨的大量心血。拥有深刻的灵魂,自然能写出带有思想光泽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因此,哲学思维的建立应是非虚构作家们应有的修养。但文学是有趣的,哲学之于文学应是思想的光芒,而非理论的刻板捆绑。的确,缺少哲思光芒的作品是苍白空洞的,而受教条捆绑的写作也必是刻板迂腐的。

听,在“回声”的深处,那里有客观现象的真谛,那里是文学艺术光芒最绚丽的地方。

《阿狸和弯月亮》在京首发

本报讯(记者王觅)8月12日,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Hans绘本《阿狸和弯月亮》新书发布会在北京西西弗书店举行。作者与现场读者分享了新书背后的创作故事,以及自己用12年时间挖掘和打造“阿狸”这个知名原创动漫IP的心得体会。

Hans本名徐瀚。12年前,还在上高中的他画了一组小狐狸的形象,受到同学们喜爱,从此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这个卡通形象身上,这就是“阿狸”的雏形。后来,他考进清华美院,并为“阿狸”成立公司、拍摄电影和创作绘本,这一温暖可爱的卡通形象也逐渐风靡全国。《阿狸和弯月亮》是Hans推出的第二本儿童绘本,他希望通过这本书送给所有心中有梦想、仍然相信童话的读者,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弯月亮。“我的梦想就是童话,这是一种无论孩子和大人都需要的生活态度,它可以告诉你,每一个月亮都是独一无二。”Hans表示,他计划未来5年至少每年能建立一家主题乐园,让更多孩子和“阿狸”一起玩耍。